

# 相伴共从容

□ 刘予乐

奶奶躺在躺椅上，眼皮凹陷，嘴里哼着童谣：“星水中，蓝天上，银河处处闪金光……”我坐在旁边，慢慢替她把白发盘起来。她的头发已经完全白了，月光下泛着银灰。

月亮刚升上来，还不圆。我透过奶奶的肩头，想起几十年前给她盘头的爷爷。

那时候爷爷还在。每年七夕，天没黑他就忙开了。他搬出种在盆里的凤仙花，从柜子里深处摸出那支银簪子，对着镜子给奶奶梳头。簪头嵌着一抹红，他说是喜鹊的冠子，七夕戴最吉利。我凑过去想看个究竟，他挥手赶我：“去去，小孩子别添乱。”我不肯走，就蹲在门槛上哭。奶奶听见了，一把将我拽起来，放在她身边的坐垫上，笑着说：“别哭，等会儿做巧果，给你刻小兔子。”我这才止住泪，跑出去看星星。

爷爷梳头很慢。他往奶奶发间抹一点香脂后，插簪子，左看右看，拔出来再插。折腾了半个小时，忽然伸手把已经整齐的发髻揉乱了几天。

奶奶从镜子里瞪他。他笑了：“乱了好看。太整齐了不像你。”

奶奶嘴里骂他老不正经，脸上却带着笑。满屋子是新买的瓜果和茶水的香气。那时候不像现在，一年四季什么水果都有。七夕能买到一个甜瓜、几颗石榴，就算很好了。可就是这几样东西，摆在桌上，配着刚沏的茶，空气中弥漫着甜甜的味道。那味道不浓，若有若无，却让人心里踏实。

我那时候不懂这些，只觉得爷爷是个坏蛋，抢走了奶奶。

巧果是七夕必做的。午后热气散了，奶奶把和好的糖面从盆里取出来。面团醒够了时辰，摸上去像果冻，软而不散。她先在手心团一团，再小心翼翼地滑进油锅，油烟腾起来。她手快，用铜勺舀起滚烫的糖浆，不偏不倚浇在模具上。模具是木头雕的，有鱼、有花、有小兔子，用了很多年，边角都磨得圆润了。

爷爷听见动静，从堂屋里闪进厨房，接过冒着热气的巧果，拿一把小刻刀在上面刻牛郎织女。他手巧，织女衣带飘飘，牛郎肩挑扁担，连筐子都看得清纹路。金黄的果屑落了一桌子，散发着焦甜的香气。那香气从厨房飘到院子里，又飘过矮墙。没一会儿，邻居家

的小孩就扒着墙头朝里张望，嘴里喊着“奶奶，你们家做巧果了？”

奶奶笑着朝他摆摆手：“一会儿给你送两块过去。”

那晚，左邻右舍都会端着自家的巧果来串门。张婶炸得脆，李奶奶刻的花样多，还有人带来自绣的香包。女人围坐在一起，比一比谁的手艺好，谁的颜色俏。不吵，只是笑。偶尔有人说：“你这个刻得不像牛郎。”另一个就假装生气，把手里的巧果藏到身后。满屋子都是笑声和油香气，不是一家一户的事，是整个巷子的事。

等月亮升到半空，堂屋里挤满了人。巷子里的老太太、姑娘，每人手里都攥着针线和彩绸。比赛穿七孔针——七根针并排插在藕上，谁一口气穿过七个针眼，谁就得巧。满屋子人低着头，屏着气，只有针尖碰针尖的细响。我悄悄往里看，只见那些平时做饭洗衣、粗声大嗓的女人，此刻都变成了另外的模样，眼睛凑近了针孔，嘴唇微微抿着，脸上的皱纹变得特别明显。赢的人也不叫好，只是笑，把赢来的纸花、绣帕、香包摆在案板上，花花绿绿堆了一桌。

爷爷走到院子里，对着月亮拜了拜。他拜的时候，奶奶慢慢跟过去，站在他旁边。两个人都不说话，粗糙的手碰在一起。月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一直拖到院门外。

后来爷爷不在了。奶奶的腿也坏了，坐上了轮椅。

可每到七夕，她还是要我给她盘头，推她到院子里看月亮。

有一年，我做好饭端出来，忽然看见她从轮椅上撑着站起来——浑身发抖，几乎站不稳，手里紧紧攥着一把红丝线。她抬着头，直直地望着月亮。那眼神里有温柔、有念想、有不舍。月光落在她脸上，把每道皱纹都照得清清楚楚。

我赶紧过去扶她。她摆摆手，又站了几秒，跌坐回去，手里的红丝线一根也没松开。

从那之后我就懂了。她不是在等什么，而是在守什么。

如今我推着她在院子里。月亮已经很高了，清辉洒下来，把她满头的白发照得更白。她闭着眼，嘴里又哼起那支童谣。风很轻，虫声断断续续，从墙角的草丛里传出来。

她不说话，我也不说话。⑤3

# 雨幕

□ 詹蕊绮

雨是从后半夜开始落的。起初只是檐角几点零星，敲在楼下电动车的遮雨篷上，闷闷的，像隔着一层棉絮，翻了个身又睡过去。清晨推开窗，潮气便涌进来，混着泥土和草叶的味道。天中这地方，一入五月，雨就绵长，常常三四天不肯停歇。

这样的天气，晾在阳台的衣物总也干不透，摸上去潮潮的，带着一股若有若无的皂香，挥之不去，在皮肤上留着温度。门后挂的艾草，是从老家带来的，干了许多，遇雨又软下来，垂着枝丫，偶尔飘过一缕苦香，很淡，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。

往校外走，路不长，青砖被雨浸得发暗。上了公交车，玻璃蒙着一层水汽，有孩子用手指在玻璃上画着什么，透着外面不停变换的世界，新的水汽又蒙上来，风从窗缝钻进来，带着土腥，还有一缕面香。

小时候，也是这样的五月，这样的雨季。外婆在灶台前揉面，袖子卷到肘上，胳膊虽瘦，却结实。灶膛里的火光忽明忽暗，映在她脸上。额前的碎发垂下来，被火光镀了一层金边，耳后的银丝也跟着亮了亮。

揉面是件费力的事。面团在案板上翻来覆去，她的身子也跟着俯一俯，不一会儿额上便沁出细密的汗珠，她用手背一蹭，面粉便弄在了额角上，像是搽了粉。案板吱吱呀呀地响，和外面的雨声，令人特别享受这份宁静。

厨房里的蒸汽绵密地裹住屋子，不留一丝缝隙。窗上的塑料布蒙了一层水汽，外面的雨看不见了，只听见沙沙的声音，像春蚕在嚼桑叶。那时候年纪小，不知道什么叫“滋味”。只是搬个小板凳坐在灶前，看外婆忙碌。她掀开锅盖看了看，蹲下身子添柴，又走到案板前揪下一小块面团，在手心里团成球，埋进灶灰里。等面烤熟了，用火钳夹出来，烫得左右手倒来倒去，嘴里嘶嘶地吸着气。灶灰拍掉了，外皮烤得焦黄焦黄的，掰开来，一股热气扑在脸上，带着麦子的焦香。那香味儿太浓了，咬一口，外脆里软，嚼着嚼着，竟有一丝甜，是麦芽糖的甜，很淡，藏在面香里。

雨点打在车窗上，声音很轻，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着木鱼。透过模糊的玻璃，隐约看见路旁的麦田里，有农人还在地里忙碌。这个时节，正是麦子灌浆的时候，每一滴雨都是珍贵的。麦穗低垂着头，沉甸甸的，再过些日子就该黄了。老农弯腰查看着墒情，斗笠下的背影，沉稳得像一座山。

雨刷一下一下地刮着，刮出一小片“天空”，很快又被新的雨水模糊了。就像那些背影，隔着雾气，也是模糊的。可那模糊里的温热，那模糊里的面香，却越过时光，越过数百里的路途，在这个五月的黄昏，在这个平原小城的公交车上，又一次弥漫了上来。⑤3

# 我愿

□ 杨烁

我愿化作破晓的晨光  
洒遍山河万里  
以温热清辉  
照亮时代前行的方向

我愿化作长风浩荡  
奔赴山河远疆  
携千万力量  
托举家国滚烫的向往

我愿化作暗夜星光  
点亮世间寻常  
聚点点微光  
汇成民族奋进的锋芒

我愿化作笔墨铿锵  
书写岁月华章  
以赤诚初心  
勾勒时代崭新的启航图

我愿化作蓬勃春光  
滋养华夏土壤  
燃满腔热忱  
坚守初心步履铿锵

我愿化作拥抱山海  
以笃行奔赴远方  
在逐梦途中  
续写山河荣光⑤3



皓月 李新国作品

# 蓝藤牵海

□ 张润东

惊蛰的冻土刚刚松开攥了一冬的拳头，我把蓝色牵牛花的种子和春的相思，一同埋进天中大地的土壤里。这是我从洪源头的螺祖故里——合水古镇洪河北岸的老家小院篱笆上收藏的种子，壳子硬得像我当兵时军舰上耐磨的钢缆，也像后来警服肩章上扛过的星月，里面裹着的念想，沉得能压弯三月的杨柳春风。

芽尖顶破土层的那一刻，像极了当年刚入伍的我，被海风掀起水兵帽的飘带和蓝披肩，紧握钢枪站在岛礁

上，看惊涛拍岸、融进晨光里的模样。我给它搭了根竹架，可它纤细的卷须带着顽强的生命力，自己使劲拽着“晨光”往上攀，每爬一寸，就把一缕向阳的劲儿刻进藤蔓里，给点阳光它就灿烂，就像我从军营到警营，长在肌肉里、浸透血脉中不肯弯的脊梁。

蓝色的牵牛花，像洗过的天空，像军舰犁过的海，像我藏在警服口袋里磨得发毛的老照片。它的藤蔓不肯困在小院的篱笆里，先爬过我窗前

的月光，绕进我装了半辈子家国情怀的心窗，顺着东南风往海峡的方向疯长。冰凌曾是时光垂落的琴弦，此刻这根蓝藤就是跨海的弦，一头系着天中故土的麦香，一头连着海峡那头盼归的月亮。

藤梢先触进阿里山的云海，把带着老家河南晨露的卷须，轻轻缠上千年神木的枝丫。这藤蔓牵了千年的炎黄血脉，软却韧，一握上就再也松开——他们顺着蓝藤往回走，耳边先撞进黄河奔涌的海声，指尖抚过长

城城墙上刻满岁月的皱纹，眉宇间透着黄山松云的清润，脚下踩着滚滚长江织成的彩虹……

最后一步啊，登上泰山之巅，与喷薄而出的一轮红日相见，万丈金光把所有的山、所有的海、所有的血脉都烘成了滚烫的颜色。蓝牵牛的花蔓在朝阳里铺成了漫山的蓝，每一朵小喇叭都朝着东方吹响，吹响团圆号角，像骐骥驰骋，势不可挡，马蹄叩醒冰封的年龄，像春天的印章重重摁在大地的素笺上。⑤3

# 奶奶的惦念

□ 刘雪婷

走过人来人往的街巷，看过山川湖海的风光，才慢慢发觉，世间最动人的温柔，从不是轰轰烈烈的盛大，而是藏在烟火琐碎里、从未缺席的偏爱。这份独属于我的温柔，来自我独居老家的奶奶，跨越山海时光，岁岁年年，温热如初。

如今我已是二十岁的大学生，远赴他乡求学，独自打理生活琐事，应对学业压力，早已练就一身沉稳，学着做一个成熟内敛的成年人。可每当念起故乡，念起家中奶奶，心底所有的坚硬都会悄然柔软，在她面前，我永远是被悉心呵护、万般疼惜的孩童。平日里学业繁忙，我与奶奶聚少离多，数百公里的距离虽隔得住相见，却隔不住她日日萦绕心头的牵挂。

奶奶独自守着家中院落，安享平淡

烟火，将日子过得安静从容。亲友逢年过节送来的点心、零食，她向来不舍得享用。一生勤俭度日的她早已习惯清淡饮食，在她心中，所有香甜可口的吃食都静静留存，等着远在异乡的我回家品尝。

每次放假回家，最先映入眼帘的，便是电视柜上、储物柜里，整整齐齐摆放着的各式美食。松软香甜的蛋糕、酥脆可口的饼干，还有我年少时心心念念、如今依旧偏爱的黄桃罐头，都被她细心收好，有的甚至放了好久，却依旧是她心中最想留给我的滋味。奶奶总会迈着缓缓的脚步，笑着迎上来接过我的行李，而后慢慢打开储物柜，将积攒许久的吃食一一摆上桌，眉眼间满是藏不住的慈爱与欢喜，轻声说：“知道你喜

欢黄桃罐头，平日里亲戚邻居上门做

客，我都舍不得拿出来，一心留着，专等我小孙女回来吃。”简单的话语，没有华丽的辞藻，却藏着最深沉的爱，让我鼻尖一酸，满心都是化不开的温暖。

时常依偎在奶奶身旁，看着她满头银丝与布满皱纹的脸庞，我总会忍不住轻声发问，问她为何这般事事偏袒、满心疼爱我。奶奶总是眉眼含笑，语气平和又坚定，淡淡回答：“我就你这么一个小孙女，不对你好，还能对谁好呢。”这份毫无保留的偏爱，无关付出与回报，无关世俗与功利，只因血脉相连，只因我是她此生最珍贵的念想，是她晚年生活里最亮的光。

居家闲谈之时，我不过随口提起，下周周一将要参加科目三考试。只是随口一句日常闲聊，说完便已淡忘。可记忆日渐衰退的奶奶，却将这无心之言牢

牢记在心里。

待到周一考试结束，我早已忘了曾经说过的话，傍晚时分，老家的电话准时打来。听筒里传来奶奶温和又带着几分忐忑的声音：“囡囡，今天考试顺利通过了吗？”

我一下子愣住了，又惊又意外，随口问她怎么还记得这事。奶奶笑着说，前些天我在家随口提过这件事，她一直记着。听完这话，心里瞬间涌上一股暖意，眼眶不自觉就热了。

人这一生，会遇见无数温柔，经历无数偏爱，可唯独奶奶的爱，最质朴、最绵长、最毫无保留。它藏在一罐留存许久的黄桃罐头里，藏在一通掐着日子的电话里，藏在一次次返校途中的叮嘱里，藏在岁岁年年的等待与期盼里。⑤3



金山 魏国松作品